

畫事叢談

靈異門 榮遇門

辛集



靈異門

長示部

辛集上

畫家所有靈異不可具記異者傳之自太靈者感之

自我非本領深厚決難驟希而物理相成別非詭怪

郊廉指撥精妙片鐵能飛咸按琵琶錄樂工郊廉池

有物跳躍出岸視之乃方響陰符計議入神丁侯可

活咸按天公金匱武王伐殷丁侯不朝尚父畫丁侯

箭丙丁拔目箭戊己拔腹箭庚辛拔足箭推是類也

為者常成行者常至原注說夢與鬼爭者終未知周

孔之要咸按崔浩表云專心思書忘寢與食至思與

神通者遂可達人天之理蓋物莫不自有一天天全

則物爲之。感云爾。怒先在焉。呼之或出。威按畫品郭
羈放浪玩世。仕於朝。以傲恣被竄海島。中道仆地。脫
形仙去。其爲樓居。仙園蕭散。簡遠無塵。埃氣蘇子瞻
爲之贊曰。長松參天。蒼壁插水。縹緲飛觀。憑欄元風
誰子。空蒙寂歷。煙雨滅沒。怒先在焉。呼之或出。
扇矣。至德無盈。咸按隋書徐則傳柳詒讚可道非道
扇矣。而何必如梁相國貴達之後。非尊親旨命。不復
有先生。何必如梁相國貴達之後。非尊親旨命。不復
含豪足誇神妙耶。咸按圖畫見聞志于兢爲梁相國
真矣。後遂酷思無倦。動必增奇。八贈以詩曰。看時人
步溢。展處蝶爭來。貴達之後。非尊親旨命。不復舍豪
曹弗興。己見善龍所畫龍首。謝赫閱之。若見真龍。吳
主赤烏元年。青谿一赤龍。凌波而行。命弗興圖之。吳
主爲之贊。至宋文帝時。累月亢旱。祈禱無應。迺取弗

興畫龍。置於水上。應時蓄水成霧。經旬霧霈。
魏明帝遊洛水。水中有白獺數頭。美靜可憐。見人輒
去。帝欲見之。終莫能遂。侍中徐景山曰。獺嗜鮪魚。乃
不避死。畫兩生鮪魚。懸置岸上。於是羣獺競逐。一時
執得。帝甚嘉之。顏公廷誥曰。徐景山之畫獺是也。原

按徐侍中所畫者。鮪魚。非爲畫
獺。古人使事活相。往往有此。
戴安道。達譙國人也。能鼓琴。工書畫。十餘歲。王長史
見之曰。此子非徒能畫。亦終當致名。世說曾造無量

壽佛像。坐帷中。密聽衆論。褒貶輒加精思。三年乃成。
迎至山陰靈寶寺。郊超觀而禮之。撮香誓告。旣而手

中香勃然煙上極曰雲際

張僧繇已見於金陵安樂寺畫四龍而不點睛云點

之則飛去人以為妄固請點之須臾雷電破壁二龍

乘雲騰上天未點睛者如故名畫記亦見神異記吳郡崑山華

嚴寺殿基相傳有僧繇畫龍每風雨如騰躍狀僧繇

畫鎖以釘固之紀事僧繇畫二天竺僧後遭剖割分而

為二其一在唐右常陸堅處陸公嬰篤疾忽夢此僧

曰我有同侶一人離析已百餘年今在洛陽故城東

李君家能為我求之再得會合當以法力扶助陸遽

求訪以俸錢十萬贖而合焉即日疾瘳劉文房記江陵天

皇寺唐明帝置內有柏堂僧繇畫舍那佛像及孔子

十哲帝怪問釋門如何畫孔聖僧繇曰後當賴此及

後周滅佛法焚天下寺塔獨此殿以有文宣王像不

令毀拆山人曰僧繇寫生軼事原非示現神通所

謂取諸精靈兼不遺其骨法者也此中矜慎構思真

有不傳之秘耶全其天而已其為象教護持厥功不

可思議焉夫玉簡金書神經秘錄淮南成道犬吠雲

中子喬得僊劍飛天上種種繫風捕影大似憑虛即

寫經西土畫像南宮昆池地黑以為燒劫之灰春秋

夜明謂是降神之日龍宮鹿野緒論如斯粧點門庭

良多附會入其門者。因循麤蹟。迷失真常。凡夫業緣。有淺深。性根有利鈍。為魔為外道。孰是能具正知見。真實踐履者。齊梁君臣間。惟執著罪福。因緣沉湎。祇劫之果。窮土木之工。耀金玉之飾。如是輾轉。致遭沙汰。豈復本教。使然歟。地有東西。教分道俗。梵漢語隔。而化通孔釋。教殊而道異。用梁劉彥和語登地證果。根基五戒。而五戒全體。五常不踐。五常別無五戒。總之佛惟宏善。不長惡於臣民。戒本防淫。何損害於家國。唐四句。唐李師政駁沙汰僧道議。作福德。不應貪著。入聲。為利益。只在眾生。非聖者凶。順道者吉。勿謂不信。有如皎日。唐內典錄。天台張

紫陽平叔真人得兩教宗。傳自言於成都。初遇師授法。三傳於人。三遭殃禍。自今以往。當箝口結舌。無敢復言。然作金丹圖授弟子王邦叔。終以悟真一篇。稍示機緘於世。其用心彌苦矣。後來君子。饒有前因。各隨願力。加意護持。政不必因差別。成三妄生異見也。偶因僧繇。再知之識。附識數語於後。

楊子華已見榮遇梁世祖時。歷官常侍。嘗畫馬於壁。夜聽蹄齧長鳴。如索水艸。圖龍於素。舒卷輒雲氣。縈集唐閣立本云。自像人以來。曲盡其妙。簡易標美。多不可減少。不可踰其惟子華乎。山人曰。曲盡其妙四句。

合而體之。雖自古傳神家言有所不到。能曲盡矣。復能簡易。天事乎。抑人巧也。學者思之。顧長康圖裴楷。頰上加三毫。神明殊勝。近之。庾道季語戴安道。神明太俗。由卿世情未盡。子華殆免斯語矣。咸按戴安道甚精妙。庾道季看之。語戴云。神明太俗。良由卿世情未盡。戴云。唯務光當免。卿此語耳。張孝思為標騎尉。善畫地獄氣候。幽默。吳道子已見因效為地獄變相。楊次公有言。孝思入冥。得識所見。陰刑陽囚。眾苦具在。酸慘悲惻。使人畏栗。吳生為圖。更增益成之。時范長壽亦善寫西方變相。山人曰。天堂地獄之說。君子弗道。是以圖其事而弗之信也。

縱使罪福不二。業報非有。植因收果之談。無異假稱。珍怪然。賈誼所云。千變萬化。未始有極。非即輪轉五道。無有窮已之指乎。褒君為龍。牛哀為獸。彭生為豕。黃母為鼃。宣武為鼈。鄧艾為牛。徐伯為魚。非即變化異形之謂乎。臭身妄念。隨處隨生。與禽畜同類。比肩受苦。為丈夫者。不亦羞哉。用裴休語。唐監門尉李山龍。篤信佛法。武德中暴亡。七日而甦。見鐵城。云是罪人所居。見大鑊。火湯猛沸。山龍一稱佛號。而囚得一日休息。記載昭然。景雲寺老僧云。道子寫地獄變相。京都屠沽漁罟之輩。懼罪改業者。往往有之。則為之規式。

以示炯戒亦有心世道者之一端也。

李思訓已見字曰建。即李北海所稱雲麾將軍是也。

山水絕妙。鳥獸艸木皆窮其態。嘗畫一魚甫完。未施

藻荇。有客扣門出應。尋失去。使童子覓之。乃風吹入

池。拾視之。惟空紙耳。後復戲畫數魚。投池內。經日夜

終不去。

馮紹正亦作政由少府監歷侍郎。唐開元中。關輔大旱。

京師渴雨。急命大臣遍禱於山澤間。而無感應。上於

龍池新創一殿。詔紹政於四壁各畫一龍。紹政乃先

畫素龍。其狀蜿蜒。如欲振湧。繪事未半。若風雲隨筆

而生。上與從官於壁上觀之。鱗甲皆溼。設色未終。有

白龍自簷間出。入於池中。風波洶湧。雲電隨起。侍御

數百人皆見。白龍自波際乘氣而上。俄頃陰雲四布。

風雨暴作。不終日而甘澤遍。原注杜少陵有題楊監

畫鷲鳥樣云云。酉陽雜俎有馮所畫牡丹。知其能事無不可者。

王摩詰已見為岐王畫一大石。有天然之致。王寶之。

時獨坐。注視作山中想。攸然有餘趣。數年之後。益見

精彩。一旦大風雨。雷電俱作。忽拔石去。屋宇俱壞。後

見空軸。索尋畫石飛去耳。憲宗朝。高麗遣使言神嵩

山上飛。斗奇石。下有王維字印。王不敢留。遣使奉獻。

上命羣臣以維手蹟較之無毫髮差謬上始知維畫神妙徧索海內藏之宮中 山人曰蘇氏謂摩詰畫中有詩為其風韻獨出耳如丹青記所言畫妙若是信知青邱授易六丁取將咸按台州青邱道士王遠兩雲霧一老人語遠知曰所泄者書何在上帝命吾攝六丁雷電追取韓昌黎詩仙官敕六丁雷電下取瀧岡表石天龍閱視咸按歐陽文忠為其考及太吏齋歸并檄郡守董墓事渡江風濤大作有龍蜿蜒夾舟舟欲覆篙師呼曰客有懷寶者請投之以禳此厄唯碑在焉因擠之江龍去得渡吏以實告郡守守令吏祭墓則碑已植于其側矣守墓者曰昨之夜震雷發土碑于是出也視之見表中獨以朱圈祭而豐不如養之薄八字滴水淋漓自額及跌不絕朱蹟炳然文章技藝精義入神未有不與造物通者生公說

法頑石亦為點頭咸按虎邱千人座傍有點頭石相傳生公講經於此無信之者乃聚

石為徒與談至獨虛語哉

藍田韓幹少嘗為賣酒家送酒王右丞兄弟未遇時

幹徵債於王家戲畫地為人馬右丞奇其意趣乃歲

與錢二萬令幹畫者十餘年 幹寫貌原注貌讀如

榮名杜詩畫工如山貌不同會人物尤工鞍馬初師

貌先帝照夜白俱當讀入聲 曹霸天寶中召入供奉上令師陳閎畫馬怪其不同

奏云臣自有師陛下內殿四十萬皆臣師幹嘗端居

有人詣門稱鬼使請馬一匹畫馬焚之他日鬼使乘

馬來謝 建中初有牽馬訪馬醫者毛色骨相馬醫

未見笑曰君馬大似韓幹所畫真馬中固無也忽值
 幹幹亦摩挲其馬若前足有損後見己所畫馬本馬本
 畫也脚有一點黑缺方知是畫通靈矣宋嘉祐中
 一貴人攜韓馬渡采石大風三日不可過夢神告曰
 留馬當相濟詣廟獻之風止乃渡世傳韓所寫于
 闐國黃馬一軸宋米氏因之為天馬賦其見重於後
 人如此山人曰杜少陵作丹青引贈曹將軍霸一
 詩慨當以慷人詳馬略章法相間最有體裁其言意
 匠慘淡經營中一洗萬古凡馬空真能摹寫絕特至
 謂弟子韓幹早入室亦能畫馬窮殊相幹惟畫肉不

畫骨忍使驕驕氣凋瑟雖有意尊題無心貶客終未
 免顛倒口業耶夫隨意所匠冥會肖之技也而幾乎
 道矣咸按宋李公麟馬圖題詞曹霸於馬誠進乎技
 此不能盡也然不能無見馬之累故見於岸者僅具百體
 於道者乎文人抑揚讚歎風會大有主持立言自足
 千古低昂軒輊之間分判杪忽當有母容率意者吾
 於少陵此詩不無私議云原注附少陵韓幹畫馬讚
 大腰裏清新魚目痿腦龍文長身雪垂白肉風蹙蘭
 筋逸態蕭疎高驥縱恣四蹄雷雹一日天地御者閒
 敏去何難易愚夫乘騎動必顛躓瞻彼駿骨實惟龍
 媒漢歌燕市已矣茫哉但見駑駘紛然往來良工惆
 悵落筆雄才
 唐寧王憲善馬與慶池南華萼樓壁有六馬衣塵圖

明皇最愛玉面花驄。謂無纖悉不備。風鬃霧鬣。偉如也。後壁閒惟有五馬。其一失去。柳宗元龍城集記之如此。段成式酉陽雜俎曰。近時佛畫中。有天藏菩薩。地藏菩薩。近明諦觀之。規彩鑠目。若放光明也。或言以曾青和壁魚設色。則近日有光。又往往於壁閒畫神鬼。及緇流羽衣。目隨人轉。蓋點眸子極正。則爾。山人曰。點眸子極正。可謂一語洩千古之祕矣。余見今世能手為人作像。日中燈下。從旁觀之。其像儼若左右視。殆所謂目從人轉也。下此者。便不能矣。惜其未見。

文昌此說爾。服膺斯言。自能悟入。

郭若虛圖畫見聞誌曰。舊傳周穆王八駿。造父御之。日行三萬里。晉武帝時。有得古本。以獻者。令博古者辨之。乃周穆王時畫於黃素上為之。雖敗腐昏潰。而骨氣宛在。奇形異質。實亦龍之類也。遂詔史道碩。摸寫之。宋齊梁陳。以為國寶。隋文帝滅陳。祕府圖書。散佚。獨此畫為賀若弼所得。齊王暕。知而求得之。報以駿馬四十蹄。美錦五十段。後齊王復。以進獻。煬帝至唐。貞觀中。勅借魏王泰。因而傳摸於世。其一曰渠黃。其二曰山子。其三曰盜驪。其四曰綠耳。其五曰赤驥。

其六曰驊騮。其七曰踰輪。其八曰白渠。今禁中藏有唐人摸本。麟蹄龍鬣。閭闔風生。卽天廐神駒。正爾尙難比。似想神物不世出。故得踰崑崙。遂日影宴王母於瑤池之上。而非誇誕也。山人曰。珍藏賞鑒。代不乏人。其按羅最富而最遠者。莫如宋之道君矣。宣和御府畫錄所載。首列吳之曹不興。及魏主曹髦。而秦漢之畫無聞焉。矧其在周穆王之世乎。夫商彝夏鼎。質託五金。尙歸澌滅。若姬周之絹素。傳至典午之朝。其可貴又勝於天球赤刀矣。所稱博古者。辨之其爲張茂先等無疑也。攷史道碩不知何許人。兄弟四人。

皆以善畫得名。而道碩尤工人馬及鷺鷥等。初與王微竝師衛協。荀勗。今史畫不傳。卽唐人摸本亦不可見矣。神物天吝諒哉。

宣室志曰。興福寺有隋朝佛堂。有蔡生畫十光佛於北壁。瓔珞莊嚴。具慈悲之妙相。至唐貞觀初。主寺僧以年月稍久。欲新其製。又以善手難得。籌之胸中。未敢遽發。忽一日。有僧十人。俱白皙清瘦。貌甚奇古。相次而來。徑詣香積堂上。列席食畢。偕起入佛堂中。僂不見羣僧。相顧驚歎。且白主僧。因視堂中北壁十光佛。其風度與十人同。咸共歡喜膜拜。自是不敢毀其。

壁且用旌十光佛之異也。山人曰：張彥遠名畫記載隋世能畫者有董伯仁、展子虔、鄭法士等，其畫不傳而其名克傳者有閻毗、何稠、楊契丹，若而人而蔡生不與焉。雲間夏氏著圖繪寶鑑，采摭尤廣，然亦未載蔡生爲何許人，其行事又不軼見於他書。余故特取此一則以補羣書之缺。夫佛道寂滅，感通不易，而蔡生畫迺能靈異若此，豈第妙筆難幾，具徵宿根匪淺，殆所謂畫而禪者歟？惜其僅以姓傳也。

名畫記曰：張僧繇畫廬舍那佛像，夜恒有光發於屋壁。正如內典所言放白毫光也。又畫繼曰：僧智平畫

觀音志：旣虔潔筆，復通靈南商毛大節，得其像以歸舟渡南海，風浪大作，開展懇祈，光相忽現，大如月輪，怪雨盲風，了不爲患，良久之，聞已數千里。山人曰：經言世尊說法已畢，放大光明，普照十方，閻浮提閻浮提梵言世界也是說也。儒者每訾其罔然，觀載籍所述畫像亦能放光，余故疑其真，有而又未敢信，其必無也。

徐敬業與駱賓王兵敗，賓王亡命爲僧，往來杭州靈隱寺。宋之問至寺，夜吟驚嶺鬱岩堯龍宮鎖寂寥，久無下韻。賓王隔壁朗吟以終篇，之問大駭，質明求見，則遁矣。敬業亦脫去，爲僧於衡山黃巢旣敗，依張全

義爲僧於洛陽嘗自繪己像題詩云記得當年艸上
飛鐵衣脫盡着僧衣天津橋上無人識獨倚闌干看
落暉人見像識其爲巢山人曰繪事能見人性靈
賓王能詩不足怪而黃巢不惟能詩并善繪事亦甚
足異已

丁晉公家書畫填委南遷之日籍其所藏得李成山
水寒林九十餘軸他物往往稱是初晉公自兩制出
守金陵陛辭之日章聖以八幅袁安卧雪圖賜之旁
題云臣黃居寀定到神品蓋不知爲誰筆也其所畫
林石廬舍之所人物苦寒之態無不逼真侈上之賜

於金陵城西北隅築堂曰賞心施此圖於巨屏觀者
驚歎神異

花光仁老作墨花陳去非與義題五絕句其一云含
章簷下春風面造化功成秋兔毫意足不求顏色似
卉身相馬九方臯徽廟見之大喜召對擢用畫因詩
重人遂賞其畫紹興初花光寺僧來居清江慧力
寺士人揚補之譚逢原與之往來遂得其傳補之所
作後益超出格韻尤覺靈敏然觴次醉餘雖娼優牆
壁肯爲之他有求者往往作難逢原每不樂補之所
爲而墨花實不逮惟長於平遠遇志同道合者始爲

作之。若以遊藝請則牢辭。固拒如不願聞。故其畫亦不多見。人亦不知其名也。山人曰：神品固不可多見。不知其名而其畫之靈秀不可沒。畫更作珍矣。近人假託弄人而筆墨了無可觀。則弄人之名竟為後人所污也。哀哉。

王明清揮麈第三錄曰：宣和中蘇叔黨遊京師。蘇過按字叔黨。東坡先生季子也。官至中山倅。善作怪石。聚篠。咄咄逼乃翁。又所畫山水。遠水多紋。依巖多屋木。皆人蹟絕處。竝以焦墨為之。此出奇也。寓居景德寺僧房。忽一日見快行家者。同一小轎至。傳旨宣召。亟令登輿。叔黨不知所以。然亦不敢拒。纔入。便以物障其弄。惟不設頂上。

用。小涼傘蔽之。二人肩之。其疾如飛。約行十餘里。抵一修廊。內侍一人自上而下引之。升一小殿。上已先坐殿中。諭曰：聞卿是蘇軾之子。善畫。窠石適有素壁。欲煩一掃。非有他也。叔黨再拜承命。然後落筆。須臾而成。上起身縱觀。賞歎再三。命官人賜奉醕酒一鐘。錫賚極渥。謝恩而下。復循廊閒登小肩輿而出。亦不知經從所歷何地。歸來但憶殿閣參差。交疏反宇。恍遊蓬閬。歷歷可記。如夢復如癡者。累日夕也。山人曰：密勅傳宣。揮毫對御。荷絲綸之獎。借邀錫予之駢。繁如夢如癡。人閒天上如斯異數。良足為藝苑生色。

矣。夫人生得一知己。可以不恨。況其膺九重之眷。顧
哉。顧菰蘆風雨中。絕藝湮沉。正復不少。閱此能無三
歎。

周輝清波雜誌曰。龍眠李伯時畫許元度王逸少謝
安石支道林四人像。作山陰圖。元度超然萬物之表。
奇雅之量。見於眉睫。逸少藏手袖中。徐行若有所觀。
安石膚腴秀澤。著屐回首。與道林語。道林羸然出其
後。引手出相酬酢。皆得其意。俯仰步趨之間。情態閒
遠。正如黃鵠一舉千仞。下視人世。隔越塵囂。其筆墨
之妙。真冠絕一時矣。碧林道人梵隆。咸按。圖繪寶鑑
僧梵隆。字茂宗。

號無住。吳興人。善白描人物山水。師李少規模。伯時
伯時。宋高宗極喜其畫。每見輒品題之。少規模。伯時
曾為臨寫。真偽殆不可辨。夏數十年。世當不知有兩
伯時也。山人曰。龍眠之妙。固不待言。即志中敘事
之工。亦絕妙。一幅圖畫也。彼四賢者。千載下猶覺栩栩
欲活。通靈變化。亦神異已哉。

郭令公壻趙縱。嘗令韓幹寫真。後又請周昉寫之。二
人皆有能名。令公嘗列二真於座側。未定優劣。因女
趙夫人歸省。令公問此畫何人。對曰。趙郎。又云。何者
最似。對曰。兩畫俱似。壽畫空得趙郎狀貌。後畫兼移
其神氣。得趙郎笑言性情之姿。山人曰。古人云。繪

雪者不能繪其清。繪月者不能繪其明。繪花者不能繪其馨。繪泉者不能繪其聲。繪人者不能繪其情。斯言只論其常也。若筆靈機敏，當得其神。

章伯益艸蟲九僂面，筆勢飛動，幾奪造化。復有孔毅甫、周元翁、米元章題識，俱言有耀耀之意，靈動如生。國初猶有人見之。山人曰：伯益以篆名世，何為善畫，復如此而不多見也。余見修水集有題伯益飛歧音圖，亦稱其游藝之精，則伯益之墨戲當亦有藏之者矣。

圖畫見聞志：唐刺史王倚有筆一管，稍麤於常用筆。

管兩頭各出半寸，中間刻從軍行一鋪人馬毛髮亭臺遠水，無不精絕。每一事刻從軍詩兩句，似非人功。其畫蹟若粉描，向明方可辨之。山人曰：無論刻工之精，而為此畫者亦靈敏極矣。不傳其名，能事煙沒，良可惜耳。

顧光寶善畫。有友陸漑患瘧，經年不愈。光寶乃以墨畫一獅子，令漑榜之戶外，曰：此物靈異，虔禱自驗。漑令家人焚香拜之。是夕中夜，戶外有聲窸窣，翌日視所畫獅子口中臆鼻有血淋漓，自是漑病霍然。名畫記：楊子華畫馬於壁，每夕聞蹄齧長嘶，如索水艸。

畫龍於絹素舒卷輒雲氣縈集世祖使居禁中天下
號爲畫聖。山人曰畫可通靈紀載不可盡述光寶
之獅子華之龍馬如有神靈呵護變幻莫測僧繇之
龍破壁飛去滕王之蝶飛舞宮中同爲畫中之靈不
獨藝事之精也。

劉跋暇日記曰楚州聖因院有曹仁熙畫水中閒有
一筆長一丈八尺無接續處曹作此畫時蓋年已八
十矣。又圖畫見聞志曰戚文秀工畫水筆力調暢
畫清濟灌河圖其旁自題云中有一筆長五丈。又
畫鑿載常州佛寺後壁有畫水亦名清濟灌河圖中

有一筆尋其端末長四十丈筆法既老波浪起伏相
對活動愈看愈奇令人叫絕。山人曰畫水之奇世
但知有孫位耳而不知愈出愈奇更有曹仁熙諸人
也夫一筆長一丈八尺奇矣極之於五丈四十丈不
更奇哉大約古人能事施於畫壁爲多唐宋所傳不
一而足其作畫幃均屬大幅亦張絹素於壁閒立而
下筆故能騰擲跳蕩手足竝用揮灑如志健筆獨扛
如駿馬之下坡若銅丸之走板今人施紙案上俯躬
而爲之腕力掉運僅及咫尺欲求尋丈已不能幾盍
論數丈數十丈哉於此歎古今人不相及良有以也。

然余聞郭忠恕軼事云。忠恕性高潔。凡設紈素求畫者。必怒而去。有富人子喜畫。日餉佳釀。屢致情言。忠恕感其誠。取紙一軸。首畫一卍角小童。持線車。紙窮處。作風鳶。引一線數丈。富人子不以爲奇。遂謝絕求賞。鑒家於俗眼。自不能識其奇。誠可浩歎也。括異記曰。成都許畫師。善傳神。忽一人敝衣憔悴。求畫。許笑之。其人解衣囊。易黃道服。鹿皮冠。白玉簪。以手摩面。則童顏矣。引其鬚。應手而黑。乃一美丈夫也。許驚拜曰。不知神仙下臨塵世。道人曰。君傳吾神。置肆中有求售。止取千錢。俟時至。當相期於名山耳。許

如其教。有識者曰。此唐神仙朱桃椎也。因而求者輻輳。許貪畫值。每幅取二千。夢道人曰。汝福有限。安得過取。掌其左頰。旣寤。頭遂偏。山人曰。仙者示形繪像。兼訂後期。若而人者。得度可幾矣。卒以利令智昏。凡骨難換。道德五千言。所以淡戒夫貪與吝也。以意逆仙好。爲飾說。以致頭偏可笑。亦可憫耳。宣室志曰。長安雲花寺。有聖畫殿。都人謂之七聖畫。初殿宇旣製。寺僧求畫工。將命施彩飾繪。責其直。不合。寺僧所酬。竟去。後數日。有二少年詣寺來謁。曰。某善畫者也。今聞此寺將命畫工。某不敢利其直。願輸

直可乎。寺僧欲先閱其筆。少年曰。吾兄弟七人。未嘗畫於長安諸寺。寧有蹟乎。僧以爲妄。稍難之。然利其無直。遂許之。翊日。七人者果偕來。各挈綵繪。將入殿宇。且爲僧約曰。從此後七日。慎勿啟吾之戶。亦不勞賜食。蓋以畏風日所侵鑠也。當以泥錮之。無使有纖隙。不然。則不能施其妙矣。僧從其約。自是凡六日。閨無有聞。僧相語曰。此必怪也。當不宐果其約。遂相與發封。戶既啟。有大鴿翩翩望空飛去。視殿中綵繪。儼若四隅。惟西北墉尙未盡飾焉。後畫工見之大驚。曰。真神妙之筆也。自是號爲聖畫。莫敢繼其色者。山

人曰。始逶迤以銜術。終聯翩而高舉。疑仙人之遊戲。類佛氏之幻妄。七人者。誠不可思議矣。畫法莫盛於李唐之世。而記畫中異事。亦惟唐代爲最多。此又其尤異者爾。寺僧以其不取直。乃許之。欲得善工。而吝其資。僧亦劣矣。宐其不能盡其工。而畱缺陷於人世也。

路史載何俊有紀事云。今人追畫家淵源。動稱顧陸之筆。尙矣。然此特晉宋閒人耳。余家乃有漢家。此誠世人所未見。亦世人所未知也。每於稠人廣座閒。言之。莫不詫爲詭誕。一日高房山尙書過余家。謂曰。

君每言漢畫可得觀乎。余爲置酒出畫示之。尚書玩視數四。引杯復酌。又瞪目注視久之。不禁駭絕。躍而起曰。此真漢畫。顧陸淡得其遺意。誠希世之寶也。蓋其畫非縑非素。乃畫於半螯殼上。姑蘇有沈辨之者。客於山左登州太守署中。有兵卒獲發墓盜數人。械詣府。按其家得車螯殼若干枚。訊之。盜云。每發一墓。則其下有數十石。其畫皆人物。如今之春畫。閒有狎比頑童者。畫法大率相類。其筆甚古拙。高房山尚書謂顧陸得其遺意者。蓋爲此也。唐人則漸入於巧矣。沈辨之本善鑒賞。因取十餘枚以歸。先大夫宦於吳。

出重資購其五。卽尚書歎爲希世之寶者也。夫車螯者。蜃也。雉入大水爲蜃。雉有文章。故蜃亦有文章。東坡在登州禱海神。而得見海市。卽蜃氣也。但不知墓中需此物。究竟作何用耳。山人曰。余考北齊邢子才作文。宣帝哀冊文云。攀蜃輅而雨泣。王筠作梁昭明太子哀冊文云。蜃輅峩峩。江總陳宣帝哀冊文云。望蜃綉而攀標。齊謝眺敬王后哀冊文云。懷蜃衛而延首。則知古帝王后妃陵墓皆用之。蓋置於靈輅之四旁。以防狐兔穿穴。其畫春情。亦以壓勝。恐蛟龍之侵擾也。今則東國秘器。久廢此制。故世皆莫之知。存

之以俟博物者參考焉。

元世始以今北京為大都。宣武門內東城隅有天主堂。大西洋奉耶穌教者也。大西洋自開闢以來不通中國。有利馬竇者。自歐羅巴國航海九萬里。載其方物入貢於元。時適當武宗之世。國勢全盛。好大喜功。特命給廩餼之賜。第此邸之左。建天主堂。其堂之製狹而長。上覆幔。四旁繚以綺疏。藻繪絕異。其上供耶穌像。繪像也。而望之如塑。貌三十許人。左手把渾天圖。右又指若方與人論說狀。指所說者。鬚眉豎者如怒。揚者如喜。耳隆其輪。鼻隆其準。目容有矚。口容有

聲。中國畫績事不能及其萬一也。所具香燈蓋幃。修潔異狀。右有聖母堂。母抱少女一兒。兒即耶穌也。衣非縫製。自頂被體。供具如左。按耶穌釋畧曰。耶穌譯言救世者。尊主。陡斯降生後之名也。陡斯造天地萬物。無始終形際。因人世亞當以阿襪言不奉陡斯。陡斯降世。拔諸罪過。人漢哀帝二年庚申。誕於如德亞國童女瑪利亞身。而以耶穌稱。居世三十三年。般崔比刺。多以國法。死之。死三日而甦。生三日而昇去。死者明人也。復生而昇去者。明天也。于耶穌降生昇天等日。必設祭。曰大米撒。刻有天學實義等書。行於

世利馬竇亡。故其友龐迪峩龍華民軍代主其教。其教法友而不師。師者耶穌也。凡中國能畫之士。至都下者。莫不至天主堂。觀其畫。咸詫爲奇絕妙絕也。山人曰。此洋畫之始也。閒攷小西洋離中國五萬里。大西洋幾倍之。又稱爲東人。其國俗工奇器。其所畫人物花鳥。栩栩欲活。而設色鮮異。中國人不逮也。其畫宮觀園亭。亦用界劃法。而以勾股法算之。故遠近深淺。尺幅之內。若有數里數畝之廣。震旦人效之。概不能及。世人不知洋畫之始。故特稽其源。以見天地之大。六合之內。何所不有也。

東坡廣志林曰。陸揆微畫獅子真蹟。在潤州甘露寺。蓋唐相李衛公德裕鎮浙西時所畱者。筆法奇古。絕不類近世。余爲甘露寺詩有云。破板陸生畫。青猊戲盤珊。上有二天人。揮手如翔鸞。筆墨雖欲盡。典型垂不刊者也。熙寧九年十一月十五日。余命良工摹置膠西蓋公堂中。且爲之贊曰。高其目。仰其鼻。奮髯吐舌。威見齒。舞其足。弄其耳。左顧右盼。喜見尾。雖猛而和。蓋其戲。置之高堂。護燕几。啼呼顛沛。走百鬼。嗟乎妙哉。古陸子堂中。舊傳有魅。宿之者。或病。或暴亡。厥後遂盜貼。不復見怪矣。旣而有人自膠西來。言有頭

陀篝火坐堂內。中夜入定。見獅子騰躍。奮迅滿堂。風
隆隆然。駭而開目。見石刻師子。猛然欲下。攫人也。古
賢名畫。其神妙真不可思議矣。又畫鑿曰。陸揆微
與顧愷之齊名。余生平止見文殊降靈真蹟。部從人
物共八十人。飛仙四。各有妙處。內亦有番僧手持髑
髏。孟者蓋西域俗然也。此卷行筆緊細。無纖毫遺恨。
望之神采奕奕。動人誠希世之寶也。相傳此畫在在
處。所時作梅檀異香。今且入秘府矣。後見維摩像。觀
音像。摩利支天像。及文殊泛海降龍圖。皆不迨之。張
彥遠謂。運筆適舉。風力頓挫。一點一拂。動必新奇。非

虛言也。

山人曰。攷陸揆。微本吳縣人。以善畫事宋

明帝。則陸後於顧。且數十年。而今之所傳者。已如吉
光片羽。僅索之簡策所傳而已。髯仙非謾語者。觀其
所記。則陸生之神妙。亦何讓破壁飛去者哉。

畫鑿曰。宣和殿御閣中。懸展子虔畫禹乘四載圖。徽
宗定爲神品上上。然止三圖爲真筆。其水行一圖。不
知何人補作。上每愛玩。終日不捨。但恨其闕一未爲
全壁耳。一日者。上晝寢閣中。忽夢至一士夫家。見案
頭有水行一圖。真展筆也。醒而奇之。欲詔索天下。輒
復中止。後有中使至洛。忽聞洛中故家有此畫。亟告

見子玉之子曰子文者於京師。因求得其畫。乃作詩并書。所夢於上。子玉名瑾。善作詩。及行州書。復古名。迪畫山水。艸木蓋妙絕一時。仲殊本書生。棄家學佛。通脫無所着。頗解畫趣。皆奇士也。詩云。破琴雖未修。中有琴意足。誰云十三絃。音節如珮玉。新絃雖高張。絲聲不附木。宛然七絃箏。動與世好逐。陋矣房次律。因循墮流俗。懸心董廷蘭。不識無絃曲。山人曰。從來士夫晚歲多愛逃禪。而坡公尤深通內典之旨者。習於佛而不佞佛。入於禪而不墮禪。是真彼教中所謂不着色相者也。此敘此詩。舉凡畫意琴心。圓機禪。

觀一。一具足。夫豈漫作癡人弄說夢哉。學人當下會得此旨。定然立地化朽腐爲神奇。

五行紀異志曰。浙東錢氏有唐人畫龍圖。上有吳越錢武肅王大書曰。感應祈雨神龍。并書事蹟。亦錢王筆也。其記曰。惟同光二年歲在甲申。閩粵楚蜀諸地。自二月至六月不雨。赤地數千里。吾浙東西之民。瘁於桔槔。翹望雨澤。而海潮之入江者。測諸楮龕之足。較常或淺至丈餘。孤自惟不德。貽殃羣黎。徧禱於社稷。山川之神。復命所在。牧守雩於羣望。迺赤雲如繖。烈日逾火。嗟吾民之田疇。且立就槁矣。六月十五昧。

爽命有司奉神龍之圖祭於殿廷孤親率臣僚再拜
顛天爲民請命是日陽光漸淡越日而黑雲暴興雷
霆砰訇大雨如注自已刻以迄酉終得甘霖九寸有
奇四境之民怵舞歡呼又安樂業爰以太牢報謝謹
記其事以昭天貺而志神庥云後幅又續紀云鎮越
二月乃得雨其流民間吾國有年多款關來就食者
益知龍之神異爲不可誣也錢氏爲武肅王後人其
圖用絹十二幅作一幀其高下稱之中止畫一龍頭
一左臂雲氣騰涌墨痕如臂筆蹟圓勁沉着如印一
鱗如二尺許盤大不知當時用何筆故能如此峻利

也舊傳爲吳道子真筆要之爲唐人所作無疑也
又五國聞見錄曰蜀長興甲寅之歲春暮蜀主夜夢
一人破帽故衫龐眉大目方頤廣額立於殿階跂一
足曰請修理之言訖而醒翌日因檢圖籍中見一神
類夜間所夢者損其左足遂命蒲師訓補之兼問此
畫是誰之筆師訓對曰以臣觀之非唐吳道元不能
畫也既又復夢神來謝曰吾足履矣蜀主慮其爲祟
爲設酒醴祝而焚之山人曰右二則皆雜記道子
畫書冊所記神奇靈異事不一而足而此二則流俗
所不稱道余故摘錄之按同光爲唐莊宗國號其二

年。則晉岐稱唐天祐之二十年也。莊宗以壽年滅梁。是歲天下凡四國四鎮而攷之。通鑑綱目俱不書。閩粵楚蜀旱飢者何也。豈攬搶擾攘之際無赴告之文耶。抑傳聞異詞恐失實而不紀耶。錢王記雖出於稗史。實可補涑水紫陽之闕。已然則畫雖小道乎哉。誰謂不可由之而徵文攷獻哉。

信州志曰。天師張與材。字國梁。號薇山。別號廣微子。世襲祖職。而與材尤蒙眷注。特加封畱國公。居龍虎山。習吐納之術。張氏世以敕勒法部役鬼神。至與材益靈應如響。至正二十年。有詔召入。賜第於京師。與

材能畫竹。尤善畫龍。常侍直禁林。世祖謂之曰。聞卿善畫龍。當爲朕作一巨幘。以備萬幾清玩。與材俯伏頓首曰。龍之爲靈。蟠天際地。出顯入幽。固非耳目之觀。亦豈展玩之具。臣昧死不敢奉詔。帝笑曰。卿恐破壁飛去乎。抑薄朕爲葉公之好乎。復再拜而謝曰。臣爲陛下畫龍。自有時也。但今尙未可耳。帝領之曰。卿當爲朕志之。至二十三年丙戌夏七月。畿輔大旱。蝗帝與王公大臣露禱於齋宮。中夜忽憶與材言。亟召見。謂曰。畫龍之期得無爽乎。與材對曰。陛下卽不召臣。臣亦當奏之。臣固能畫龍。徒畫未足奇。陛下人主

也。臣當致真龍請陛下觀之。俾其出雲致雨。以上慰宸衷之宵旰也。帝喜而興曰。果爾幸甚。第得毋風雷之異。畱田疇乎。對曰。若此者。臣固能制之。因請來早移駕於西海子偏殿。帝如其言。預詔南衙三省綴班以俟。至日。與材金冠皂衣而至。起居訖。便令內侍和墨。伸紙傳香。達信先書符篆數字。焚於空中。隨信手潑墨。頃刻都盡。仰視天上。濃雲四起。俄而雲際鼎湖下垂。鬚飄飄長數十百丈。依約縈繞。雙闕帝與近臣方凭欄諦觀。忽見黑雲中鱗爪之而有神龍掉尾而躍。就視與材。則畫成矣。帝謂曰。真龍幸得覩矣。卿能

終沛霖雨以惠蒼生乎。對曰。臣已敕之矣。乞陛下少待之。是夜與材宿於偏殿之東廂。夕大甘雨。四野霑足。其明日。帝躬謝於郊壇。厚賜與材。表辭不受。固命之謝曰。此聖主爲民請命。與天合德。故能感應如斯。臣憑藉皇靈。感孚神物。特會逢其適耳。臣何力之有。焉。帝歎曰。方外之士。不伐其功。彼欒大公孫卿輩。當愧歿矣。特敕學薩都刺。謨畱國公。畫龍致雨。記以褒之。成宗元貞元年。與材請還山。賜安車而遣。中使護之。後八年。而羽化。賜諡榮定。子嗣成。字太元。亦工畫。龍能山水。嗣德。字太一。善墨竹禽鳥。皆襲天師職云。

山人曰神仙詭異之說。達者所不道。然啜酒滅火之事。見於漢書。而謝承復記之。後世遂以樂巴爲眞仙人矣。若與材所爲。誠有足多者。元祖尊帝師以殊禮。而彼帝師者。纖毫無補於國。是與材能秉謙抑之志。其殆能悟老子退一步之旨者乎。

潛確類書曰。宋丞相文公文山。嘗寶藏周昉鍾馗圖一軸。蓋公及第後。理宗召對時所賜也。閒考宋史。寶祐四年五月。帝親策貢士於迺英殿。考官王應麟得公策。以法天不息爲對。奏曰。是卷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臣謹爲朝廷得人賀。帝覽卷大喜。親拔爲第。

一命赴瓊林宴。明日朝謝奏對稱旨。賜宮上尊。益以玩好之具。而是畫亦與焉。公既拜君賜。嘗什襲藏之。雖軍書旁午。必攜以自隨。及勤王兵敗。顛沛流離。妻子散失。而此圖終不去左右也。元世祖至元十六年四月。元張宏範以公北去。八月至燕。拘之坐卧一小樓。足不履地。猶懸是圖於壁。嘗感而題詩有云。鋤奸未遂。平生志報國。唯餘落魄身。慚愧終南鍾進士。夢中殺賊夏何人。公以壬午十二月遇難。遂流落人間。最後乃爲文璧所得。文璧者。公從弟。以宋人仕元。先奉張宏範使來勸公降。爲公叱逐者也。在元爲統軍。

使頗赫奕。既得是圖。張之書室。誇示賓朋。而有識者見其題句。莫不歎惋。一夜壁醉後。獨坐齋中。見畫上人髯益張。眦益裂。奮劍如將搏刺狀。方駭而諦視。則劍鋒出火。舉室焚如。亟奔呼家人救之。而室中寂然。惟畫爲灰燼矣。璧驚恐成疾。匝月乃卒。山人曰。張世傑與張宏範亦同堂兄弟也。而一則爲宋禦元。一則爲元滅宋。其賢不肖相去何如也。蕞爾畫圖。特玩物耳。乃能僭奸諛之虐。發揚忠藎之餘輝。咄哉進士。身後又添一重公案。而或者迺以爲終葵之訛。則吾未敢深信。

元歐陽元畫夢閣記曰。畫者何。維摩像也。夢者何。蓋歐陽子因畫而夢也。閣者何。蓋歐陽子因夢而建也。余以至治元年。需次於京師。旅邸淹滯。惓惓拂鬱。中夜悄悄。見一頭陀。類胡僧。狀貌奇偉。告余曰。會與子有夙因。終當依倚。幸無失也。越日。有士人挾巨軸求售者。展之。則維摩像。神采動人。與夢中所見無異。後著承旨趙孟頫跋。定爲唐盧楞伽真筆。跋在延祐甲寅五月。實故相伯答沙所藏也。既感夢徵。復慕古蹟。訪其值。曰。必得二百緡。余傾囊中資。僅得其半。與同居柯敬仲計之。賴其力。竟得之。泰定元年。余奉敕入

館寫金字藏經。夜夢維摩導余登泰岱峯。觀日出。逾月而山東廉訪使許公思敬以余名入告。奏為推官。從事於齊魯者三年。既還都。以西安尹從西臺御史張公養浩入關中。未幾而張公卒。余行亦罷。其明年。余以事繫於理。禍且不測。復夢維摩告曰。吾先待子於海外耳。是歲九月。今上改元。得恩旨。令瓊州安置。遂躍身攜畫以往。以天歷二年渡海。索居無事。與崔棲寺長老。焚虛上人。備話。壽事。上人謂曰。公以為壽日。果入夢乎。余對曰。僕今夢且醒矣。上人曰。然則公正入夢也。余曰。于意云何。曰。今日之夢醒。即壽日之

夢也。夫醒夢之今日。昨日。與生。死之今日。明日。等無以異也。人有夢致千金者。宮室衣服。妻子耗其半。而畱其半。曰。是以娛吾老也。覺而曰。吾早知其夢也。恨不盡用之。則人莫不笑其悖矣。盡不盡。皆夢也。而以爲不若其盡也。是人之所以爲夢。而夢終無覺時也。且笑之者。之安在其夢覺也。余憬然悟。喟然曰。僕聞師言。覺數十年來。迷封滯殼。癡惑狂走。正如涅槃所言。以箭射空。力盡還墮。自茲以往。願捨畫以覺。夢可乎。士人曰。公夢捨乎。抑覺捨乎。余曰。夢捨覺捨。云何。曰。以夢捨捨。則捨終是夢。以覺捨捨。則公固未嘗夢

也。夫未有捨之不能而能捨捨者也。於是爲閣三楹。奉畫其中。且囑芟虛頌之。而名之曰畫夢閣。并記之。嗟乎。彼維摩者。殆歷千百億劫而不墮落夢境者歟。昔日之得畫夢也。今日之捨畫亦夢也。閣也。記也。又夢中之夢也。然則余之夢。正不知何時覺也。芟音淫。虛名慧身音淨身。本洛陽人。得心印于南翹老人者。蓋余之先覺者也。山人曰。楞伽爲道子高足。其妙絕處。不讓於師。畫能示兆於先幾。已通靈矣。迨夫一經道破。當下了然。鈍根若能悟徹。此義。便少卻許多悲腫流涕。貪嗔癡戀諸妄想也。而村學究冬烘先生。

顧嘗其學佛。嗚呼。此其所以爲冬烘先生之見也。歟。李後主獻畫牛。一牛在欄外。夜歸欄中。宋太宗問羣臣。僧錄贊寧曰。南倭海中。方諸蚌有淚。得之和色著物。則畫隱。而夜見。沃焦山。風燒嵐石。落海岸。得之滴水。摩色染物。則畫見。而夜晦。學士皆以爲無稽。寧曰。見張騫海外異經。後杜鎬檢三館書。果見於六朝故書中。山人曰。書之不可不讀也。如是。然博覽亦未耳。未足以盡學也。士君子窮理達天經。文緯武。雖識學兼至。而聰明內藏。好古無閒。與其學樂天。記錄無序。咸按。談苑。白居易作六帖。以陶家瓶數十。各題門目。作七層架。列齋中。求集事類。投之。倒取鈔錄。故

記代無次。無如學仲郢。精謹不差。咸按舊唐書柳仲郢公
三史一鈔。魏晉南北朝史再鈔。夏手書分門三此讀書
十卷。號柳氏自備。小楷精謹。無一字肆筆。成法也。至廣採新聞。無關典要。非佳子弟所宜。卽此
靈異一門。亦偶爲編集。不足矜尙也。如韓熙載記。有
持畫求售者。爲鄰人所得。置諸釜旁。但覺水勢沸騰。
見二物穿屋而出。熙載驗之。知爲吳淮之畫龍云。凡
此種種。未免好奇之過。槩從刪削。須知雜錄紛如有
實語者。有妄語者。有痔後夏易姓氏。便成新語者。擇
而觀焉。夜者日之餘。冬者歲之餘。風雨者時之餘。向
明而起。精力弗輟。袁峻家貧無書。每從人假借。必皆

鈔寫。自課日五十紙。紙數不登不止。陶宏景讀書萬
卷。一事不知。以爲淡恥。何至恨不十年讀書耶。又歐
陽子言之矣。讀易者如無春秋。讀書者如無詩。用功
少而至於至也。吾師乎。吾師乎。
附錄

騫霄國烈裔。以畫獻之。始皇能含丹青。以漱噴地。成
象刻玉。爲百獸之形。毛髮宛若真矣。皆銘其臆。痔記
以日月。以指畫地。長百丈。直如繩墨。方寸之內。畫以
四瀆五岳。列國之圖。又畫爲龍鳳。騫翥若飛。皆不可
點睛。或點之。必飛走也。始皇嗟曰。刻畫之形。何得飛

走。使以淳漆各點兩玉虎一眼。旬日失之。不知所在。山澤之人云。見二白虎。各無一目。相隨而行。毛色相似。異於常見者。至明年。西方獻白虎。各無一目。始皇發檻視之。疑是痔所失者。乃刺殺之。檢其胸痔。果是元年所刻玉虎也。事詳拾遺記。

梁書于陀利國王瞿曇脩跋陀羅。以四月八日夢見一僧。謂曰。中國今有聖主。我當與汝往觀之。于夢中來至中國。拜覲天子。既覺。心異之。陀羅本工畫。乃寫夢中所見高祖容質。飾以丹青。仍遣使并畫工奉表獻玉盤等物。使人既至。摸寫高祖形。以還其國。比本

畫則符同焉。山人曰。右所記皆遠人事。亦足以見匠巧不足誇也。至夢中見聖厥象符同。天威不違顏咫尺。固若斯乎。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其嚴於幽獨也。蓋不獨鬼神之格。思抑且朝禮者。不啻紛如矣。唐李叔詹常識一范陽山人。語休咎必中。竝善推步。禁呪。忽謂李曰。某有一藝。欲以爲別。所謂水畫也。乃請後廳掘地爲池。方丈。深尺餘。泥以麻灰。日沒水滿之。候水不耗。具丹青墨硯。先援筆叩齒。良久。乃縱筆水上。就視。但見山色渾渾耳。經二日。搗以褌絹四幅。食頃。舉出觀之。古松怪石。人物屋木。無不備。見段成

式記

宋郭氏若虛言。士必以忠醇徑亮。盡瘁於公。然後可稱。於任可爵於朝。惡夫邪佞以苟進。藝必以妙悟。精能取重於世。然後可著於文。可寶於筭。惡夫眩惑以沽名者。孟蜀有術士善畫。蜀主令於庭之東隅畫野鵲一隻。俄有眾禽集而噪之。黃筌於庭之西隅畫野鵲一隻。則無有集禽之噪。蜀主問筌。筌曰。臣所畫者。藝畫也。彼所畫者。術畫也。蜀主然之。宋初有道士畫花一枝。張於壁。則遊蜂立至。向使邊鸞黃筌徐熙趙昌輩措筆。定無來蜂之驗。此非眩惑取功。沽名亂藝。

者乎。至於野人騰壁。美女下牆。映五彩於水中。起雙龍於霧外。皆方術怪誕。推之畫法。闕如也。山人曰。郭氏所言甚正。吾以殿之靈異篇末。使後之人毋惑焉。

榮遇門

辛集下

塵尾酬高尙

原註宗少文事。廬山宋武帝東征過之。少文獻一筆畫。

咸按宗炳字少文隱

賜以犀柄塵尾。

金橋錫眾賢

原註明皇封泰山過金橋。御路紫轉上見數十

里間。旗纛鮮華。羽衛整肅。召吳道子。韋無忝。陳

英威

耀千古懿範著當年藝苑之光寵足以昭榮遇焉何

必瑯琊城上赫奕傳休咸按南史永明末武帝北伐圖

成。置瑯琊城射堂。迺為異等也。絨蒙上厚恩。拔自山

壁上。遊幸輒觀。澤幸叨侍從常懸捧日之心有類編排竊附矢歌之

雅昔郭氏熙撰林泉高致為書止一卷中分四篇曰

山水訓曰畫意曰畫訣曰畫題其子思續補二篇曰

畫格拾遺。又取其父平生真蹟。曰畫記。未乃備述。熙
 在神廟前。寵遇之事。紱無河陽之嗣。而非常眷注。不
 下於熙。因採輯古今畫史中嘉美之蹟。為學士勸。而
 以紱紀恩諸作。錄於篇尾。
 吳中張僧繇。又見靈異。梁天監中。歷右軍將軍。吳興太守。
 時諸王在外。武帝思之。遣僧繇乘傳寫貌。對之如面。
 山人曰。帝之孝友。不世出。親之愛之。圖厥形以示
 不忘。是安有病大瘡。苦踈盪。古蹠之為也。咸按。句見
 策。較之求通親親。而不得者。又何如哉。咸按。曹子建
 僧繇能不負所遣。宜其名重帝廷矣。一時評者謂張

公取資天造。筆纒一。二像已應焉。何其神也。子善果
 儒童亦俱以是顯。

魏高遵以撰太和安昌二殿圖。進爵安昌。北齊楊

子華。又見靈異。歷散騎常侍。世祖重之。使居禁中。天下號

為畫聖。非有詔不得與外人畫。時有梁州刺史劉殺

鬼亦竝見重。畫鬪雀於壁間。帝見以為生。拂之方覺。

常在禁中。錫賚鉅萬。山人曰。昔人號為畫聖者。曰

衛協。曰張墨。曰楊子華。曰吳道子。數人而已。展子虔

雖稱唐人畫祖。而斯名未由倖獲。於時君子當知沒

世之稱不可誣也已。

洛陽盧顥一作然鴻一隱嵩山唐開元中徵至東都

授諫議固辭放還山賜艸堂一所學者尊師之原注

有嵩山十志云艸堂倒景臺樾館沉煙庭雲錦淙鴻

期仙磴滌煩磯翠庭洞元室金碧潭凡十景一嘗自為之圖山人曰顥然以山林逸士官為營

構艸堂廣其學盧聚肄業者於其居成其志也綱目

書徵嵩山處士盧鴻為諫議大夫不受蓋特筆云原注

按綱目書名脫一字作盧鴻註引唐書稱鴻一又兩存也

唐開元中穆修己以善畫得進上不甚禮擬為畫者

流會春暮內殿牡丹開上問修己曰京邑盛傳牡丹

詩誰為首出修己曰公卿間多吟賞中書舍人李正

封詩國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上嗟賞移時

程修己冀州人以父命師事周昉凡二十年畫中有

數十病一一皆經口授及應明經擢第太和中文帝

好古重道以晉明帝朝衛協毛詩圖不得其真召修

己據經定名任意採掇由是冠冕之製生植之姿遠

無不詳幽無不顯又嘗畫竹障於文思殿帝有歌云

良工運精思巧極似有神自貞元後以畫藝進身累

承恩稱旨京都一人而已

京兆周昉已見字仲朗好屬文窮丹青之妙貴公子

也兄皓以功為執金吾德宗嘗召皓云卿弟昉善畫

朕欲宣畫章敬寺。卿特言之。經數月果召。昉乃下手。落筆之際。都人競觀。或有言其妙者。或有指其瑕者。隨意改定。經月有餘。是非語絕。無不歎其精妙。山人曰。卑以自牧。謙能集益。仲朗有焉。以貴公子遊公卿間。名重王庭。得邀恩召。品望卓然。故一時師事之者甚眾。

徐熙仕南唐。主李煜。善花竹。林木。蝴蝶。艸蟲之類。多遊園圃。以求情狀。蔬菜莖苗。入圖寫意。多出古人之外。煜歸宋。熙畫竝入內府。太宗因閣圖書。見安榴樹一本。帶百餘實。嗟異久之。曰。花果之妙。吾獨知有熙。

矣其餘不足觀也。徧示羣臣。俾為標準。徐熙大小

折枝。士人家往往有之。桃一大枝。謂之滿堂春色。

山人曰。世傳熙畫多在澄心紙上。洵是李家故物也。

事主不遇其時。猶被賞音於身後。筆墨之蹟。顧不重哉。

太祖初定天下。御便殿。命太倉周位咸按。位。字元素。洪武初。應詔入

院。畫曰。為我寫天下江山圖。位乃跪奏曰。臣雖麤知繪

事。天下江山。非臣所諳。陛下東征西討。熟知險易。請

規摹大勢。臣位從中潤色之。太祖即秉筆揮灑。關河

防護險阻。平易無不曲折。周至。顧位令成之位。復叩

頭曰陛下江山已定臣無措手矣是時天顏大喜周
生奏對辭氣閒不失尺寸固非麤率者所能也
司馬相如封禪書頌曰般般之獸樂我君囿顏師古
解以騶虞太公六韜及淮南子皆曰文王拘羑里散
宐生得騶虞獻紂其爲瑞獸無疑也宋嚴氏粲因爾
雅不載騶虞謂當是古無此獸其言謬甚考唐白居
易有騶虞畫讚序云騶虞仁瑞之獸其所感所食暨
形狀質文孫氏瑞圖具載其事元和元年夏有以騶
虞圖贈者愛其外猛而威內仁而信又嗟曠代不覩
引筆贊之見白居易長慶集中乃博古如華谷而憑臆妄斷如

此余故詳爲志之天啟皇圖實生神物余亦曾爲之
歌謹附錄之景星輝闐闐開五雲粲騶虞來嗟哉
騶虞豈偶然而來哉大化賦其德大塊成其材貌首
虎軀雄且魁玄天郁郁素質白爛然雲漢同昭回其
動也不疾而速其靜也不猛而威不肖食生物履生
艸虎鹿百獸日與追隨嗟哉騶虞必應昌期而來歸
始吾皇之御極兮出於陽翟之大野今吾皇之時巡
兮又見于曹邑之林隈實由吾皇盛韜之所致德合
堯舜之無爲順四序平三台五風十雨阜民財嗟哉
騶虞乃得於此時遊帝鄉而徘徊入靈囿近瑤臺麒

麟相似角端為儕。文犀白象相參陪。萬姓畢賀懽呼
 如雷。皇心謙抑不自聖。拒而弗有尤謙撝。頌聲洋洋
 盈八垓。微臣作歌愧菲材。仰祝吾皇聖壽億萬歲。德
 業廣大功巍巍。德業廣大功巍巍。
 端午日騎射擊毬侍讌詩。葵榴花開蒲艾香。都城
 佳節逢端陽。龍舟競渡不足尙。詔令禁籞開毬場。毬
 場新開向東苑。一望晴煙綠莎軟。萬馬騫騰鼓吹喧。
 五雲繚繞旌旗展。羽林年少青綸巾。秀眉豐臉如神
 人。錦袍窄袖巧結束。金鞍寶勒紅纓新。紛紜往來尤
 迅速。馬上時看藏馬腹。背挽雕弓金鏃鳴。一翦柔條

辟新綠。忽間有詔命分明。毬先到手人誇能。馬蹄四
 台雲霧集。驪珠落地蛟龍爭。彩色毬門不盈尺。巧中
 由來如破的。割音轟然一擊電光飛。平地風雲轟音
 入聲。霹靂不知何以能爾為。慣曾夷虜張天威。神鬼變
 化妙莫測。此技乃知聊爾嬉。聖心舉此重闔武。逸不
 忘勞在戎伍。帑幣鮮華夾道陳。馳騁許教便捷取。自
 矜得雋意氣殊。萬夫誇羨聲喧呼。縱金伐鼓助喜色。
 共言此樂人間無。鸞輿臨幸天顏喜。醺賜千官醉蒲
 酌。光祿尊開北斗旁。簫韶樂奏南薰裏。微臣何幸遭
 盛明。清光日近多恩榮。呈詩敢擬長楊賦。萬歲千秋

頌太平。是日蒙賜衣五端恭紀。身無黼黻才。謬忝列近侍。孰云載筆勤。清禁日無事。聖心念長夏。恩以締綌賜。感激既盈襟。持歸復滿筭。光榮動鄰曲。喜色見僮婢。服之固難忘。無補獨深愧。詩不足存念。子美有句云。宮衣亦有名。端午被恩榮。臣何人斯。亦預茲賞。不敢不紀。

上元夕賜讌觀燈應制。紫禁春回景物饒。千官陪宴賞元宵。樓臺和影來三島。燈月交輝出九霄。錦隊喧時呈角觝。翠華臨處奏簫韶。太平氣象年年好。萬國謳歌仰聖朝。人間元夕喜天晴。況復繁華在帝

京。鳳輦遙臨雙闕迥。鰲山高聳萬燈明。春風車馬填都市。夜月笙歌滿禁城。不是吾皇重時令。要同黎庶樂昇平。翠聳鰲山對闕開。萬燈森列映樓臺。初疑星宿薇垣聚。又見神仙閨苑來。火線走空飛夜電。香車填道動春雷。臣民共樂恩光裏。願獻吾皇萬壽杯。望近仙家十二城。君王元夜宴瑤京。月華且讓燈毬起。春色先從火樹生。平地蓬瀛開勝槩。半天歌管奏新聲。小臣願獻昇平頌。萬歲千秋仰聖明。扈從日即景紀事。扈蹕重來趣曉裝。鷄聲殘月樹蒼蒼。數峯雲影橫空闊。一帶波光入渺茫。人語暗喧

孤戍火馬蹄寒踏滿橋霜。望中風景皆詩思。況復樓臺是帝鄉。翠浪粼粼帶碧煙。瑤臺西畔玉樓前。九重地隔人間世。一片秋涵鏡裏天。星斗轉時銀漢近。芙蓉開處綵雲連。此身已得隨鷓鴣。共沐恩波祝萬年。雉堞微明散曙雅。重重煙樹萬人家。輪蹄雜遝香塵暗。樓閣空濛酒旆斜。翠柳陰邊棲宿雨。絳桃繁處絢晴霞。都人歲歲清明近。此地尋春競物華。樹杪潺湲落翠微。分明一道玉虹垂。天橫低映廣寒殿。地脈潛通太液池。遙望直從雲蓋處。近聽渾似雨來時。煮茶不讓中灑水。陸羽多應知未知。

唐畫錄曰。閻立德。歷官至工部尚書。弟立本。則天時爲左相。生平登進。由乎丹青。中歲自悔其藝。然不能不作矣。攷立德之父名毗。在隋官武衛將軍。以畫名於大業之世。立德與弟立本。家學俱造其妙。唐貞觀中。東蠻謝元深。款關入朝。時四方賓貢者咸集闕下。顏師古上表言。昔周武王戎衣祇定。遠國歸款。乃集其事爲王會圖。今皇威所布。溥海內外。罔不率俾。諸蠻夷君長。皆在京邸。盡可圖寫。以著盛事。而垂來禩。詔可其奏。命立德等詣諸客使館。對之圖寫。於是重譯殊方。簪裾奇裔之狀。頭飛鼻飲。人物詭異之形。與

夫序位之列折旋規矩端冕奉笏之儀莫不備該毫末。裝池既成。宣示羣下。藏諸尚方。故李嗣真曰。大安博陵難兄難弟。蓋謂立德立本也。東坡居士題職貢圖云。正觀之德來萬邦。浩如滄海吞河江。音容猙獍服奇彪。橫絕滄海逾濤瀧。珍禽瑰產爭牽扛。名王解辦卻蓋幡。粉本遺墨開明窗。我喟而作心未降。魏徵封倫恨不雙。山人曰。立德畫世不多見。其所製職貢圖。堯元時在齊齋。趙與懃家松雪居士嘗題之。所謂髮采生動。有欲語狀在虛無之間者也。其畫宋世藏尚方。按董道廣川畫跋第二卷內有上王會圖敘。

錄一篇備述兩事原委。尋文索畫。想其真蹟神妙。殆勝於西域圖云。惜世無妙手。臨仿畱傳。徒令後之人得之想像間也。

鄧椿畫繼曰。徽宗皇帝天縱將聖。藝極於神。卽位未幾。因承平之業。開清閒之宴。顧謂侍從大臣曰。朕萬幾餘暇。別無他好。唯好畫耳。故秘府之藏。充物填溢。百倍先朝。又取古今名人所畫。上自曹弗興。下至黃居采。集爲一百帙。列門十四。總一千五百件。名之曰宣和睿鑒集。蓋堯世圖籍未有如是之盛者也。政和五年三月上巳。賜宰臣以下燕于瓊林。侍從皆預酒。

半上遣中使持大杯勸飲。且以龍翔池鷓鴣圖并題序。宣示羣工。凡預燕者皆起立環視。無不仰歎聖文奎畫極天下之至神至精。其後以太平日久。諸福之物可致之祥。奏無虛日。史不絕書。植物則檜芝珠蓮。金柑駢竹。瓜花來禽之類。連理竝蒂。不可勝紀。乃取其尤異者。凡十五種。寫之丹青。亦目之曰宣和睿鑒冊。復有素馨末利。天竺娑羅。種種異產。究其方域。窮其性類。賦之於咏歌。載之於繪圖。續爲第二冊。已而玉芝競秀於宮闈。甘露霄零於紫闥。陽烏丹兎。鸚鵡雪鷹。越裳之雉。玉質皎潔。鸞鷲之雛。金色煥爛。六目

七星。巢蓮之龜。盤螭翥鳳。萬歲之石。竝幹雙葉。連理之蕉。六十五物。作冊第三。宣和四年三月辛酉。駕幸秘書省。宣三公宰執親王使相及羣工。觀御府書畫。人各賜書畫兩軸。於是上顧蔡攸。分賜從官以下。人各得御畫一紙。又出祖宗御書及宸筆所摹名畫。如展子虔作北齊文宣幸晉陽圖。靈臺郎奏辰正執宰以下。逡巡而退。是時旣得恩詔。分賜羣臣。皆斷珮折中。以爭天顏。亦爲之發笑。此君臣慶會。又非特幣帛筐篚之厚也。鐵圈小叢談云。駙馬都尉王晉卿。誥篤好書畫。其家舊藏徐處士碧檻蜀葵圖。但二幅耳。

晉卿每歎闕其半。惜不滿也。徽宗在端邸時。頻過晉卿。恒看此畫。潛令衛士百計訪求其半。一旦竟得之。徽宗乃就晉卿借半圖。晉卿唯命。但謂端邸愛而欲得其祕爾。徽宗始命匠者標卷軸。以爲全圖。乃召晉卿共觀視之。晉卿矍然而驚。以爲張劍之化龍。韓環之合璧也。因與晉卿歡宴。彌日。卽卷以賜中外。莫不傳歡。此蓋徽宗龍潛時韻事也。山人曰。昔唐太宗篤好右軍之書。肆意搜羅。竟得八百餘軸。宋徽宗畱神丹青。挾摘品題其上上者。竟至一千五百件。不可謂非大聚會矣。論者以後來乘輿播遷。往往歸咎於

書畫不知佑陵之失。在於任讒邪。而不在於好書畫也。其所定宣和畫譜。雖時有未精當處。而上追往古。下及來今。韋帶布衣。咸歸收錄。是又非常之掌故。可與歐陽金石錄並垂不朽者也。

蘇東坡題吳道子洪厓仙圖卷云。洪厓先生不知何時人。姓張名蘊。字藏真。風神秀逸。志趣閒雅。九經諸子。仙書祕典。無所不通。開元中。已千歲矣。蓋古之高仙。唐明皇仰其神異。累召不起。多遊終南。秦華。或往青溪王屋。與東羅二大師爲侶。每述金丹華池之事。易形鍊氣之術。人莫究其妙焉。先生戴烏帽。衣紅蕉

葛衫烏犀帶短鞞。有僕五人名狀各怪。名曰橘木。栗葛拙。有白驢日行千里。復有隨身之用。曰白籐笠。六角扇。木如意。筇竹杖。更有長盈壺。常滿杯。自然流酌。每跨驢領僮遊于市廛。與酣淋漓。笑傲自若。明皇特下詔曰。朕高先生之行。宜圖其像。庶朝夕得瞻觀之。山人曰。郭景純遊仙詩曰。左挹浮邱袖。右拍洪厓肩。是則先生在晉時已久。證仙道。何乃開元之世。猶浮沉人間耶。又攷綱目載。明皇時。以方士張果爲銀青光祿大夫。先生亦張姓。其卽果耶。皆不可知也。卽其抱上真之行。溺混俗之懷。浪蹟於五嶽之間。圖

形在尤重之上。可謂世外之奇逢矣。

王振鵬字朋梅。仕至祕書監典簿。元文宗仁宗時人也。嘗奉教作金明池水嬉圖。恭紀其後曰。宋崇寧間。每遇三月三日。開放金明池內。出錦標與萬民同樂。載諸春明夢華錄。至大庚戌之歲。欽遇仁廟青宮。千春令節。臣振鵬嘗作此圖以進。復題詩以呈御覽。其詩曰。三月三日金明池。龍驤萬斛紛遊嬉。歡聲雷動喧鼓吹。春色日射明旌旗。錦標濡沫能幾許。吳兒顛倒不自知。因憐世上奔競者。進寸退尺何其癡。但取萬民同樂意。爲作一片無聲詩。儲皇簡澹無嗜慾。藝

圖書林悅心目。適當今日稱壽觴。敬當千秋金鑑錄。恭惟大長公主。賞鑒此圖。閱一紀餘。復奉教再作。但目力減於曩昔。深懼不足呈獻。時至治癸亥春也。虞百生集題其後曰。昔仁宗皇帝。天下太平。文物大備。自其在東宮時。賢能才藝之士。固已盡在其左右。文章則有翰林學士元公復。初發揚蹈厲。藐視秦漢。書翰則有翰林承旨吳興趙公子昂。精審妍麗。度越魏晉。尚賢侍讀學士左山商公德符。以世家高才。游藝筆墨。工於山水。尤被眷遇。蓋上於繪事。天縱神識。是以一時名藝。莫不見知。而永嘉王公朋梅。妙在界畫。

運筆和墨。毫分縷析。左右高下。俯仰曲折。方圓平直。曲盡其體。而神氣飛動。不爲物拘。嘗爲大明宮圖。世稱絕妙。荷天家之上賞。延祐中有旨。補供奉官。遷至秘書監典簿。得以徧觀上方圖籍。其識益進。蓋仁宗特恩也。此卷龍舟奪標圖。先以進御。後復奉皇姊大長公主之命而作。昭示來茲。可想見當年聲名文物之盛矣。山人曰。元人工界畫者。首推朋梅王氏。品不在恕先下。周文矩趙伯駒輩。似尙有不逮也。觀其借繪事以進箴。陳詩歌以述志。君臣明良。亦何減曲江金鑑。寧僅得以畫士目之哉。

名畫評云。王齊翰者。失其字。建康人也。世爲江南右姓。齊翰自爲童時。已能畫地成人。有挺立之勢。旣長。夏漢得六朝人遺法。仕南唐。李後主官待詔。與徐熙同有大名。聲稱籍籍。布於汴京。中朝人士。想其丰采。洎乎王師南伐。金陵失守。後主出降。所得府藏。悉充軍中之賞。有步卒李貴者。徑入佛寺。見僧寮中有巨篋。取之。蓋齊翰所畫羅漢十六軸也。攜歸亳州。出鬻於市。有富商劉元嗣。以白金四百兩請售。元嗣入都。復質于相國寺普滿塔主清教處。旣而元嗣往贖。遂爲清教所匿。訟於京府。時太宗爲皇弟。方尹開封。親

爲按證其事。清教詞屈。乃出原畫觀之。目爲神筆也。太宗深爲嘉賞。因各賜白金千兩。釋而取其畫。後十六日。藝祖宴駕。太宗登極。賜名曰應運。與國羅漢藏於祕府。復召有司。以禮發遣齊翰。至京而翰以年老疾篤。辭命。就賜束帛。仍給待詔祿。終其身。山人曰。今人但知有徐熙耳。若齊翰畫。旣不傳。談藝家亦鮮有齒其姓名者。始側身於僭號之國。終受知於維新之朝。聲華爛然。亦卓然可傳也已。大李將軍思訓。卽林甫之伯父也。早以藝稱於當時。一家五人。竝擅丹青。高宗甚重之。詔榜其居曰清華。

門第思訓嘗奏進其所製高宗優詔報之曰觀卿所
畫山水樹石筆格道勁湍瀨潺湲雲霞縹緲時覩神
仙之事杳然巖嶺之觀悅目愜心歎玩彌日重煩心
神淡用歉仄思訓仕至右武衛大將軍進封彭國公
開元閒追贈秦州都督子小李將軍昭道在元宗朝
恩眷尤篤特賜第於興慶宮之旁上苑宸遊禁中曲
宴恒在豹尾旄頭之列凡內庭景物國家典禮咸令
照寫開元元年十月上幸新豐遂講武於驪山之下
以昭道從既還都命作驪山大閱圖訓示子孫宣付
史館又有太液春遊圖沉香花醉圖華萼樓圖秋夜

遊月宮圖類皆奉詔作也 山人曰李將軍父子以
天潢之枝葉際邽盛之都僉出入三省迴翔五雲兼
以造詣淡至故得身受主知名垂奕禩蓋其目力所
及心思所接無一非皇家之壯麗宮闕之崇淡漸染
有自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後來曲學之士限於方隅
聞見不廣縱閉門而造車其能出門而合轍者鮮矣
然則斯人也生其地觀其時處其位寧豈易得者哉
又攷米氏畫史有馮永功者字世勣長興人善日本
著色山水南唐李後主優加寵遇特號爲李思訓外
人稱之爲小李思訓是亦一時之俊可附李將軍父

子以傳者也。

米友仁元章之子也。字元暉。小字虎兒。幼年俊慧。名噪一時。黃山谷贈以詩云。我有元暉古印章。印刻不忍與諸郎。虎兒筆力能扛鼎。教字元暉繼阿章。蓋山谷向蓄謝元暉印章。以贈友仁。故友仁遂字元暉也。徽宗朝。上聞元章名。召爲博士。清閒之暇。時時召見。柴翰每荷上方珍異之賜。元章因於便殿。賜對時。上友仁所畫楚山清曉圖。既退。賜御書畫各一軸。有旨召見友仁。命入畫學。與元章同爲博士。宣和中。累擢至大明府少尹。友仁天機超逸。不奈繩墨。其所作山

水。點綴煙雲。艸艸而成。而能不失天真。風致不減。乃翁也。每自題其畫曰墨戲。高宗踐祚。召置禁庭。尤被恩遇。歷官至工部侍郎。敷文閣直學士。上亦留意書畫。每按訪。既得。必命友仁鑒定。題跋。其未經題識者。不入祕閣之藏也。方友仁未遇時。士大夫時與往還。往往得其筆墨。及其既貴。淡自祕重。非蒙睿旨。概不往。往得至親。夙好。亦竟無緣得之。朝士因作詩嘲之。柴翰雖至親。夙好。亦竟無緣得之。朝士因作詩嘲之。曰。解畫無根樹。能爲濛濛雲。如今供御也。不肖與閒人。後享年八十餘。神明如少壯時。把酒談笑。無疾而逝。其自題大姚村圖云。三茅別有洞中天。我欲山居

屏俗緣。累行積功。多蛻舉。玉宸欣有地。行仙誦其詩。知其有自來也。山人曰。宋世有元章。元暉。猶晉之有羲之。獻之。而文采風流。正復焯後輝映。元章作書。畫史按採廣博。發微闡幽。元暉奉勅審定。毫髮不容假借。後之人奉以爲指南。真可懸之國門。一字不易。想其識別精當。老眼無花。故堪推排。一世夫。豈漫然微倖而受非常之眷遇哉。

張伯雨句曲外史曰。國家定鼎幽冀。肇啟文明。而畫學一途。尤超軼焯代。趙承旨子昂。錢進士舜舉。其最著者也。若乃殫心覃思。獨蒙宸眷。則息齋道人。洵爲

首屈一指者焉。道人姓李。名衍。字仲賓。薊邱人。息齋其自號也。仁宗皇慶二年。詔天下始行科舉法。衍以賢能充貢京師。三年八月。帝親策貢士於廷。衍以異等及第。超授祕書郎。會回回國賈胡。將其主命以顛不刺來進。云此寶可綴御冠。咸其詫爲異珍。帝命內侍問其價。賈曰。此物在回回國亦希有。今此寶重七兩有奇。在本國可值百萬。若在中朝。誠可壓彼象犀珠玉之儔。其價殆不可算數也。帝歎曰。朕思此何足爲寶。惟善人乃可爲寶耳。命卻之。衍侍內廷。親覩其盛。因退而寫卻寶圖以進。淡稱上旨。荷寶鈔文綺之

賜延祐元年正月大蒐於上都召衍從行謂曰昔唐元宗講武于驪山坐尚書郭元振於燾下幾正軍法然推其意旨在於觀兵圖畫雖佳亦無足取朕今講武農隙匪云耀德亦不勞民爾宜仰體此心繪圖示後衍於是進上都春蒐圖橫卷長五丈高一尺八寸山水樹木法李營邱人物法吳道子行殿大輅車旂法物法李思訓駝驢牛馬羊犬鷹隼法韓滉曹霸虎豹犀兕狼兔麋鹿法江都王禽鳥法邊鸞花卉法徐熙下筆各有淵源無一師心自撰者經營慘淡二載乃成既呈御覽得旨宣王公以下周視莫不稱歎賚

寶錢五千錠衣一襲逾月擢衍爲浙江行省平章政事衍任外臺廉潔自矢四年六月洗象於金明池衍適以考績入覲又命作洗象圖俱蒙恩賜衍旋以患病乞休命養疾京師以備顧問加封薊國公致仕英宗爲太子時素重衍名及卽位遣中貴人至衍第問曰疾差愈當大用衍以年力就衰頓首自陳乃止一日駕幸瀛臺命軟輿召衍入對使寫野人獻曝圖衍惶悚而奏曰是題誠不易措手乞聖恩寬其時日乃可奉詔帝領之而退衍還家晨夕構思稿成而復毀者三四閱月而進御英宗視之見卉幅巍峩宮闕金

碧輝煌。鵝鴈。稜迥。插霄漢。中幅環以鳳城。雉堞。歷歷可數。後幅郭外山村。蕭然野景。穫稻山積。茅屋鱗次。寒雞抗頸。初陽正東。一老人衣黃棉襖。坐簷下。曝背翹首。注望帝城。神意飛揚。若有所思。旁有老葵數本。殘花敗葉。藪藪疑有風聲。英宗撫卷歎曰。是真可謂追魂取魄者矣。命賫庫物并羊酒厚賜之。衍尋病卒。詔賜祭二壇。謚文簡。其子孫皆在朝列云。山人曰。元世畫學真堪追配。唐代幾欲上掩宋人。而衍之恩遇尤未易數。數觀也。余忝竊天祿。曾獲賜觀春蒐圖卷。見中有海東青飛可殲天鵝。走可殲虎豹。產於

呂宋國。蓋塞外之神禽。此所未見也。世傳衍畫多竹石枯槎。豈藻繪之筆。不肖多作歟。同時有苗好謙者。作栽桑圖。并謔爲說。大司農買住。取以進呈。仁宗特授好謙爲司農丞。而頒其說於天下。是亦可以附衍以傳者。

三教珠林曰。釋普光。字元暉。號雪庵。俗姓李氏。大同人。初受記於中峯國師。元世祖聞其操行。詔以緇衣入侍。時備參訪。成宗嗣位。尤被寵眷。賜紫衣。時大都官偏殿初成。帝巡視廊廡。顧謂普光曰。似茲素壁。惜少文與可墨竹耳。普光合掌奏曰。臣不才亦頗留意。

學之有年。未知可塵乙覽否。帝喜曰。師善此。卽爲朕
染翰。普光謂內侍曰。速具墨汁數斗。竝乞賜內醞三
斗。半日可畢也。內侍如其教。普光取酒飲斗許。卽解
衣磅礴。握管揮灑。自辰達未。酒盡而竹亦成。凌晨大
駕親視。見煙雨萬竿。斜斜整整。召普光謂曰。覽師墨
竹。文同不得專美於堯矣。特封昭文館大學士。仍賜
號元悟禪師。普光表辭。學士之職不許。然普光淡自
退。抑終未蒞館供職也。其法弟普圓。字大方。號如庵。
亦姓李氏。山水墨竹。俱學黃大癡。亦有名於時。山
人曰。元祖開國之初。卽用楊璉真伽總統釋教。肆毒

江浙殘毀宋陵。其顛倒冠履極矣。後皇嗣位。每以儒
職清要。猥授緇流。膠庠爲之短氣。蹟其除拜。固無足
紀者。然若普光者。雖混俗而和光。實秉志以高蹈。不
希寵以干進。不挾藝以邀名。推其人品。卽吾教中亦
不可多得者。故竝著之。

潛確類書曰。王士元。汝南宛邱人。王仁壽之子也。善
丹青人物。師周昉。山水師關仝。樓臺樹木。師郭忠恕。
能兼擅諸家之妙。以父蔭爲太廟齋郎。稍遷至王府
僉事官。會盧多遜與秦王廷美交通。獄起。太宗震怒。
詔勒廷美就第。而流多遜於匡州。詞連士元。云秦王

遣小史樊德明報多遜等狀。士元曾知之。不先舉首。罪當死刑。下大理獄。時四祖廟重加修葺。募能畫者。圖諸殿壁。有武宗元者。已出應詔。而慮一人不能獨辦。詔募其副。士元于獄中上書當事。執政亦憐其被罪。使出之。與武宗元共事。宗元淡服其能。工既落成。車駕自臨視。士元得召見。免冠泥首者久之。帝命復其服。尋授爲郡推官。而以宗元爲虞曹員外郎。山人曰。多遜之獄。實趙普構而成之。而亦多遜貪位怙勢之所自取也。若士元者。身陷大戮。卒能自拔繯。繼之中復。廁軒冕之列。與梁之周興。嗣同不朽矣。信哉。

人不可不有一藝之長也。

米氏畫史曰。余家所藏李成。至李冠卿大扇。爲天下之冠。旣購得之。背於真州。招宣使宋用臣。被旨自舒州召還。見之太息云。慈聖光獻太后。於上溫清小次。盡購李成畫。貼成屏風。以上所好。至輒玩之。吳丞相冲卿之夫人。成之孫女也。亦有家法。工寫山水。偕諸命婦。賀正入朝。太后特令小黃門引夫人使列觀之。以辯真偽。內惟四幅爲真筆。餘皆假作耳。太后命折出奉御。別購補之。敕用臣背於內東門。其筆意正與此扇相類。語次。泣然流涕。因屬余曰。此畫須愛惜。余

亦甚珍之。後得盛文肅家松石片幅如砥。幹挺可爲
隆棟。枝茂萋然成陰。作節處不用墨。圈下一大點。以
通身淡墨。空過乃如天成。對面皴石圍潤突起。至坡
峯落腳。及水中一石相平。下用淡墨作水相準。乃是
一磧直入水中。不若世俗所效。直斜落筆。下更無地。
又無水勢。如飛空中。彼妄評之人。以爲李成無腳。豈
未見真蹟耳。山人曰。李營邱畫精通造化。筆盡意在。
掃千里於咫尺。寫萬趣於毫端。特其平生淡自貴。
重不肖多作。故人閒罕有。米元章至欲作無李論。蓋
以多不及見真也。夫以宮闈之慈旨。堂陛之宸衷。大

索冥按。僅獲其四。其貴重概可知矣。余嘗見營邱所
作雪圖。峯巒巒林屋。皆以淡墨爲之。而水天空闊。全用
粉填。洵是奇絕。余每舉以告畫人。不愕然而驚。則莞
爾而笑。於此益慨。後學之凡下矣。又曰。畫樹之竅。
只在多曲。雖一枝一節。無有可直者。其向背俯仰。全
于曲中取之。或曰。然則不有直樹乎。曰。樹雖直而生
枝發節處。必不多直也。董北苑樹作勁挺之狀。特曲
處簡耳。若李營邱則千曲萬曲。不下一直筆也。
黃氏筆記曰。元祖混一區宇。招徠四夷。有極遠外藩
國。號八百媳婦。投誠慕化。遣使貢馬。時趙學士孟頫

奉詔巡方。適遇之於邊陲。飭吏諭意。閱其貢物。見就中。天馬二匹。神駿異於常畜。即天廐所豢。亦遠遜焉。夜宿驛館。想像追憶。篝燈作天驥嘶風圖。既還都。出示同館。丞相伯顏取以進御。元祖覽而歎曰。穆王八駿。僅有其名。孟頫此畫。真可令後人想見。追雲逐日之能矣。既而上幸西苑。縱觀內廐諸駒。命以次進。於時。冬陽乍皎。除艸未枯。天馬蹀躞。後至仰首長嘶。寒風倏起。四山皆應。萬馬盡暗。上命取圖張之殿壁。巡行周視。真少陵詩所謂。玉花卻在御榻上。榻上庭堦屹相向也。學士薩多刺拜住等。咸被敕撰天驥嘶風。

圖歌題於上方。山人曰。趙松雪畫種種特妙。而寫馬尤奇絕。此圖上呈乙夜之觀。下紀遐方之產。非惟增丹青之色。實可揚王化之威矣。

陳琳字仲美。父珏。官至行省左丞。作人物山水翎毛花卉。咸極精妙之致。琳其次子也。七歲教以畫學。即能領受筆法。博師古人。凡有臨摹。咄咄逼真。後得與趙魏公遊。相與講論。尤多所資益。故其畫不俗。論者謂宋南渡二百年來。工人無出此手也。嘗畫幽風爾雅。艸木蟲魚圖。詣闕進表。其略曰。臣聞幽風爲周室肇基之始。爾雅乃元公格物之書。陳稼穡之艱難。敘

農桑之節序。實有裨於君德。更念切夫民依。其中所列艸木蟲魚。紛繁瑣屑。或耳目所共覩。或士夫所未諳。類皆關係天時人事之宜。豈徒鋪張園廡。漆林之勝。顧風詩三百。箋釋者不止毛鄭數家。而爾雅一書。纂輯者僅有景純一解。至若布諸丹青。垂諸絹素。其人未發。後學不聞。臣早歲過庭。卽承嚴訓。壯年習藝。未敢師心。謹不揣冒昧。恭寫幽風爾雅艸木蟲魚圖全帙。幸畢一生之願。竄辭十載之勤。拜手稽首。以揚言謹敬裝池而進御。伏惟皇帝陛下。聖德日新。睿思天縱。濯德於詩書之府。游心於翰墨之林。敢塵乙夜。

之觀。仰冀重瞳之照。庶田家物候得備。陳黼座之。而。下土怨咨。願常厘宸衷之慮。仁宗覽奏。深用嘉悅。命賜鈔五百錠。衣二襲。其所進畫冊。命藏麟德殿左廂。俾時時觀覽。山人曰。元社旣屋。大將軍率師北征。收其圖籍。此冊遂入內府。余時簪筆禁林。幸蒙賜觀。顧其卷帙頗多。不勝悉紀。本朝又無借臨之例。故外臣不可得見。楊鐵崖爲總裁修元史。亦未載此事。余恐仲美之名久而湮沒也。故備志之。

余感於天之下人而動其心也其尚欲之

代豈不百折其難哉其難者豈非其未嘗知事

體而其事則難之不細也夫本原又難也則之

而效其固難也其難者豈非其未嘗知事

體而其事則難之不細也夫本原又難也則之

而效其固難也其難者豈非其未嘗知事

體而其事則難之不細也夫本原又難也則之

而效其固難也其難者豈非其未嘗知事

體而其事則難之不細也夫本原又難也則之

而效其固難也其難者豈非其未嘗知事

體而其事則難之不細也夫本原又難也則之

而效其固難也其難者豈非其未嘗知事

體而其事則難之不細也夫本原又難也則之

而效其固難也其難者豈非其未嘗知事

體而其事則難之不細也夫本原又難也則之

而效其固難也其難者豈非其未嘗知事

體而其事則難之不細也夫本原又難也則之

而效其固難也其難者豈非其未嘗知事

體而其事則難之不細也夫本原又難也則之

而效其固難也其難者豈非其未嘗知事

體而其事則難之不細也夫本原又難也則之

而效其固難也其難者豈非其未嘗知事

